

没有虹霓闪烁的舞台布景，没有豪华阔气的环境包装，一切全靠演员在舞台上的真功夫，一切都回归到了舞蹈艺术本身——这就是2013年全军舞蹈比赛决赛。所有观众不由得感叹：这是真正回归艺术本体的比赛，少了过度包装的演出，更加贴近观众、贴近生活，艺术家们最终拼的还是艺术水准的高下。好像是为党中央关于文艺的一项重大决策提前作了预测和注脚一样。就在大赛闭幕的当晚，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五部门联合下文，强调制止豪华铺张、提倡勤俭办晚会和节庆演出。全军舞蹈比赛无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定中走在了前列，给全国文艺战线抵制“四风”带了个好头。

这些年，全国各类舞台演出的铺张浪费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动辄就是超级明星与缤纷焰火齐飞，高价大腕共舞华美一色。不容否认，一些不重内容形式、不拼质量比阵容的晚会，在部队也同样存在。在各种豪华晚会高价聘请的大腕行列中，也同样不乏军队文艺工作者的身影。它严重影响着军人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本次大赛，主办部门在赛前就定调，坚决贯彻节俭办比赛的精神，要求不拼形式拼内容，不比豪华看质朴，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将是比赛评奖的最高标准。实践证明，少了豪华包装，去掉矫柔粉饰，艺术回归了艺术本身，更加吸引观众。参赛的全部41件作品，是地地道道的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它们无不带着浓郁的生活韵味，无不带着崭新的时代气息，是真正为普通观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作为靠肢体语言传达思想、表现美感的舞蹈艺术，要真正达到感染人感动人的目的，实属不易。然而，这次参赛的不少作品，是真正称得上感动了观众的好作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舞蹈艺术创作的难得精品。比如，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创作的双人舞《夫妻哨》，作品取材于衡山之巅一个夫妻哨所的真实故事，演员们把一对令人感佩的爱国奉献人物叙述得生动传神。叙事本为舞蹈所短，但编导却运用一个个细腻的动作、一个个感人的细节逼真地塑造人物，多处让人潸然泪下。与之相比，海政文工团呈现潜艇兵生活的作品《深潜深潜》，舞台表演的空间要狭小得多。编创人员充分运用向思维和象征手法，以四个滚动的圆环加以巧妙组合，逼真再现潜艇舱的场景。大洋深处，艰苦的艇员生活，寂寞和枯燥自然是官兵必须面对的现实，而编导只用一把口琴，就把这种特定环境的特殊生活表演得感人至深。大洋深处传出的那优美旋律，丝丝拨动观众心弦，一群以国家使命为己任的潜艇兵以苦为乐的乐观情怀，被刻画得生动传神。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奉献的群舞作品《步调一致》，不以叙事见长，这样的非细节故事题材，若弄得不好，作品就会像是演绎光荣传统的团体操。出人意料的是，由于编创人员在创作过程中的深度挖掘和创新，这件作品被公认为是本届大赛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一件感人至深的好作品。编创者精湛的舞蹈语汇，完美的音乐设计，使一个本无故事的舞蹈作品被演员表现得波澜起伏。特别是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脍炙人口的旋律伴随着演员们矫健的舞姿，在舞台上形成完美统一的结合时，令所有在场观众无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这既是

军旅舞蹈艺术的质朴回归

□陈先义

运用艺术对光荣历史的追念和回忆，也同样表明了当今新一代军人继承传统的决心。像这样一些优秀作品的推出，被专家评委高度评价。作品在追求思想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上力求创新，对军旅舞蹈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启示意义。

本届比赛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参赛作品对现实生活的着力表现。参赛的作品，几乎全部表现的是生活的“现在进行时”，洋溢的是浓郁的当代军营生活气息。不管是独舞、双人舞、三人舞，还是群舞，观众从众都可以听到人民军队向前进的隆隆脚步声，都可以看见当代军人成长的串串足迹。透视着阳刚之美和英武之气的双人舞《掰手腕》（总政歌舞团）、群舞《从这里出发》（解放军艺术学院）、《班长班长》（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发射场上的女兵》（二炮政治部文工团）、《猎鹰13行动》（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以及表现空军生活的双人舞《一起飞》（空政文工团）等，都有来自生活的细节和场景。从当代军人的新新英姿里，观众不仅可以品味到现代军人文化素质的鲜明变化，更可以看出当代官兵精神和思想层面的成长，这就是谋打敢打打赢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保卫国土安全的坚强意志。群舞《超越》（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魔鬼日》（武警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独舞《海之翼》（海政文工团）、《训练日》（总政歌舞团）等，都在表现当今军营生活方面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创新和发现。

作为军旅舞蹈大赛，既要表现人民军队英勇善战、敢打胜仗这样一个思想主题，同样在艺术的追求上也要坚持多样化的原则。军旅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既包括沸腾的演兵场，也包括官兵的精神世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自己保卫的地域和民族风情的歌颂，同样也是本次大赛的题材和组成部分。在这次比赛中，一批表现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舞蹈作品，使大赛更具多姿多彩的特点。特别是一些表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受到专家评委和观众的高度称赞。如表现藏族地域文化的群舞《戴天头》（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把一个关于西藏少女的民俗故事演绎得美轮美奂。还有表现新疆维吾尔族风情的群舞《我的长发》（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以及表现海疆生活的群舞《渔光曲》（海政文工团），还有群舞《花开有声》（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等，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也表现了当代官兵丰富的审美情趣以及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的高尚情操。正是这样一些题材多样的作品，使本届比赛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具有高尚健康的审美特色，而且在艺术性和娱乐性方面，满足了观众多方面的文化审美需求。

党的十八大对文艺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文艺要“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本届军旅舞蹈比赛中，一批军旅舞蹈艺术家以自己高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张扬文艺引领社会、教育人民的功能上，自觉地肩负起了以先进文化积极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责任，特别是对艺术质朴回归的自觉张扬，更是对节俭精神的引领，为新时期的艺术做了个样板。

有读者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作家都标榜自己的小说如何如何真实，现在这个社会还有“真”吗？“真”是读者对文学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学的生命，接触文学者都不可能绕开这个母题。这一质疑涉及文学的真伪、文学与生活、文学写作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值得做一番研究与探讨。

质疑的真与伪

读者的质疑自然是为而言，我分析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事实”之真，即社会现实生活中还不存在真；二是“文学”之真，现实世界充满谎言和虚伪，由此而产生的文学作品还可不可真。

传统的文学观念强调文学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模仿论”。到当代我国的通行说法是：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作家对客观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通过对生活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使之更带有普遍性。“模仿论”也好、“镜子说”也好、“客观现实的必然反映”说也好，一句话，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按照生活的真相和本来面目加以反映，这就是真实性。按照这个传统说法，读者的质疑无可非议。客观现实充满谎言和虚伪，反映客观现实的文学自然就不可能真实。从反映立场看，这符合认识论逻辑。

但是，文学的“真实性”与“写真实”是两回事，上述观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争论了20多年。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与前提，是确定无疑的，但文学反映生活，并非“写真实”，“文学”之真与“事实”之真不是一个理论体系。任何文学形象，尽管他“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但“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无论写人还是写鬼神，都离不开生活这个原型。然而，文学写作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行为，文学不是写生活经验，单凭认识论活动难以从本质上界定“文学性”活动特质。

产生这样的疑问，根由是我们习惯于文学与哲学的混淆，习惯于把哲学的“真理性”与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混为一谈，把哲学探索真理揭示社会生活规律、提示历史发展必然性这种文学所不能承担、也无法承受的神圣使命赋予了文学。因此当人们谈到文学的真实性时，都会轻松而自然地把哲学的功能强加于文学。然而，哲学反映现实是依赖“事实”，而文学反映现实是摒弃“事实”，是用“虚构”这一基本手法幻想一个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虚拟的、不真实的理想世界。

柏拉图之所以抵制诗之魅力，甚至用法律手段把诗人驱逐出城邦，是因为他深知诗对现实的颠覆力量：“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注：法律限制），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我们的统治者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作家写作是在对现实生活“不满足”的基础上，以虚构的手段来创造作品中的理想世界，这毋庸置疑，而且作家虚构的世界不一定都要亲历。范仲淹从来没有到过岳阳，《岳阳楼记》完全是他虚构的，却流传至今。苏东坡连周瑜在何处赤壁破曹都没搞清，《赤壁怀古》照样被世世代代人吟诵。由此可见，读者这一质疑，是因为没有完全搞清楚“事实”之真与“文学”之真之间的差异。“真”在文学中不是认识论

运用艺术对光荣历史的追念和回忆，也同样表明了当今新一代军人继承传统的决心。像这样一些优秀作品的推出，被专家评委高度评价。作品在追求思想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上力求创新，对军旅舞蹈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和启示意义。

本届比赛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参赛作品对现实生活的着力表现。参赛的作品，几乎全部表现的是生活的“现在进行时”，洋溢的是浓郁的当代军营生活气息。不管是独舞、双人舞、三人舞，还是群舞，观众从众都可以听到人民军队向前进的隆隆脚步声，都可以看见当代军人成长的串串足迹。透视着阳刚之美和英武之气的双人舞《掰手腕》（总政歌舞团）、群舞《从这里出发》（解放军艺术学院）、《班长班长》（兰州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发射场上的女兵》（二炮政治部文工团）、《猎鹰13行动》（成都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以及表现空军生活的双人舞《一起飞》（空政文工团）等，都有来自生活的细节和场景。从当代军人的新新英姿里，观众不仅可以品味到现代军人文化素质的鲜明变化，更可以看出当代官兵精神和思想层面的成长，这就是谋打敢打打赢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保卫国土安全的坚强意志。群舞《超越》（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魔鬼日》（武警部队政治部文工团），独舞《海之翼》（海政文工团）、《训练日》（总政歌舞团）等，都在表现当今军营生活方面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创新和发现。

作为军旅舞蹈大赛，既要表现人民军队英勇善战、敢打胜仗这样一个思想主题，同样在艺术的追求上也要坚持多样化的原则。军旅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既包括沸腾的演兵场，也包括官兵的精神世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自己保卫的地域和民族风情的歌颂，同样也是本次大赛的题材和组成部分。在这次比赛中，一批表现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舞蹈作品，使大赛更具多姿多彩的特点。特别是一些表现边疆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让观众有耳目一新的审美感受，受到专家评委和观众的高度称赞。如表现藏族地域文化的群舞《戴天头》（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把一个关于西藏少女的民俗故事演绎得美轮美奂。还有表现新疆维吾尔族风情的群舞《我的长发》（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以及表现海疆生活的群舞《渔光曲》（海政文工团），还有群舞《花开有声》（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等，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也表现了当代官兵丰富的审美情趣以及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的高尚情操。正是这样一些题材多样的作品，使本届比赛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具有高尚健康的审美特色，而且在艺术性和娱乐性方面，满足了观众多方面的文化审美需求。

党的十八大对文艺提出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文艺要“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本届军旅舞蹈比赛中，一批军旅舞蹈艺术家以自己高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张扬文艺引领社会、教育人民的功能上，自觉地肩负起了以先进文化积极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的责任，特别是对艺术质朴回归的自觉张扬，更是对节俭精神的引领，为新时期的艺术做了个样板。

见证军旅小说发展壮大的“碑”

□贺绍俊

我有幸参加了第12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的评奖活动，领来参评的作品，竟是整整一大纸箱，看来将是一个辛苦的活儿，但在阅读过程中也发现这是一次非常开心和快乐的阅读，套用一句时髦的词，就是辛苦且快乐着。因为从这些作品中我看到了部队作家的靓丽风采，看到了军旅小说在这些年取得的骄人成绩。参评作品中有一部黄国荣的小说《碑》，眼下我所读到的这些作品不就构成了一座丰碑的“碑”吗？这是一座见证了这些年来军旅小说发展壮大的“碑”。我把这些作品称为一座“碑”，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的质量确实不低，还因为随着文学格局的多元化，军旅小说逐渐被排挤出文学的中心舞台，军旅作家队伍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也逐渐分化、减员，但这一次的评奖仿佛是一个契机，军旅作家正在集结，正在形成新的方阵，在这届评奖中就有不凡的表现，相信他们在今后还会更加非凡的战绩。

我就从长篇小说说起吧。黄国荣的《碑》引发了我的联想，对黄国荣而言，这部小说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立的一块文学之碑呢？因为作者涉及的是一个特殊的题材，他将这个特殊题材处理得非常完美。小说正面表现和平时期战俘的遭遇和命运，战俘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里是一个贬义词。作者正是以一种严峻的批判姿态展开叙述的。主人公在一夕边境战争中成为一名战俘，尽管他在战场上表现英勇，立下战功，但仅仅因为战俘的身份，他返回家乡后受尽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屈辱。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揭露和批判民族文化中的负面精神积淀，他始终把一份敬意投向主人公邱梦山，英雄主义铸造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即使在看不到前景的逆境里，他的意志也没有崩塌。

在参评作者中有两位作家先后获茅盾文学奖，他们为这次评奖提供的新作丝毫不逊色于他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周大新是以《湖光山色》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从此似乎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周大新更擅长于乡村叙事。但他这次参评的新作《预警》则向人们证明，他完全无愧于军旅作家的称号。《预警》写境外情报人员企图拉拢我作战保密部门军人的故事，周大新以这样的故事向人们发出预警，在和平年代，战争的危险依然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爆发。小说同样不失军旅文学特有的英雄主义色彩。作者并没有以单调的方式去书写英雄主义，而是塑造了孔德武这样一个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形象。徐贵祥的《马上天下》与他获茅奖的作品《历史的天空》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他独创性地塑造了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强调了知识和智慧在战争中的作用。陈秋石和陈川父子在战术上的差异看似只是

他们对知识的态度不同，但说到底，是一个军人在战争中理解人性和生命的态度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徐贵祥为战争小说开辟了一个新的思想空间。

这次参评的作品有一些是我几年前曾经读过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作品当年就引起较大的关注，经受了几年来的时间淘洗，至今仍然给我留下好的印象。如郭继卫的《拆裂》、王秋燕的《向天倾诉》、王锦秋和刘慧的《雪落花开》。《拆裂》是反映部队医务人员在汶川大地震后积极奔赴现场抗震救灾的行动，作者通过对部队医生在地震灾难面前为抢救生命而不懈努力的描述，展现了一场抢救灵魂的精神之旅，可以说《拆裂》是作者在地震废墟上为坼裂的灵魂施行的一场手术。小说中揭露的种种人性丑陋，最终都可以归结到缺乏真诚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的社会多一些真诚，我们的灵魂就不会再撕裂，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好。《向天倾诉》讲述的是航天部队的故事，通过一次具体的发射火箭的任务，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航天人的精神风貌，作者的女性意识为充满阳刚气的军旅小说增添了一道柔美的色彩。《雪落花开》则是以青藏高原上的某军营为表现对象，去探询每天与孤寂和恶劣气候相伴的军人们的精神性世界。在长篇小说中，还有两部描写当代军人生活的作品给我印象很深，一部是刘静的《尉官正年轻》，一部是王甜的《同袍》，这两部作品都让我们看到当代军人的一位始终坚持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她的中短篇在结构上精巧，张弛有度，叙述从容流畅，意象别致。她这次参评的短篇小说《邂逅》典型地体现了她的特点。朱秀海的短篇小说《是军人总要死两次》看上去似乎是什么不经意之作，作者的叙述非常放松，而作者的力量就收藏在放松之中，古人评说艺术时说无法度方是最高度，朱秀海的这个短篇就有这种效果。刘烈娃的中篇小说《老子革命多年》，把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让历史大声质问现实，具有较强烈的冲击力。马晓丽的写作量不大，但每一个作品出来都能感到她的独特性，她这次参评的短篇小说《俄尔斯陆军腰带》就让我眼睛一亮。小说讲述的是中俄两军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故事，马晓丽的叙述不急不缓，温文尔雅，不仅传神地描绘出中俄两国军人迥异的文化性格，而且叙述本身就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文学的典雅性。作者从军人腰带入手，像剥洋葱式地呈现出事物的复杂层面，将人道主义、军人职责等命题放在民族文化差异和现代意识的交集中去考量，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批判和质疑，却又有简单地加以处置，从而令人回味无穷。在反映当代军旅生活的小说中，这篇小说所表现出的敏锐的思想深度和绵长的文学意蕴，都是很难得的。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批“70后”带着他们的青春气息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以其旺盛的创作力不断地推出新作，有的作家在长、中、短三种文体中都有佳作参评，如王甜有短篇小说《代代相传》和长篇小说《同袍》，裴志海有中篇小说《亡灵的歌唱》和长篇小说《往生》，王凯有中篇小说《终将远去》和短篇小说《预警》写境外情报人员企图拉拢我作战保密部门军人的故事，周大新以这样的故事向人们发出预警，在和平年代，战争的危险依然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爆发。小说同样不失军旅文学特有的英雄主义色彩。作者并没有以单调的方式去书写英雄主义，而是塑造了孔德武这样一个更为立体和复杂的形象。徐贵祥的《马上天下》与他获茅奖的作品《历史的天空》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他独创性地塑造了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强调了知识和智慧在战争中的作用。陈秋石和陈川父子在战术上的差异看似只是

文学的真实性及其他

□黄国荣

概念，而是美学价值论范畴。

这样出现了矛盾：思维方式要求作者客观反映现实，而作者写作却是虚构，思维与手法的对立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作品中统一？我所写的《碑》，主人公邱梦山是当代英雄，但他同时又是当代战争中的战俘，从身份看，他也是一个矛盾体，但他无论是英雄还是战俘，他的人性、他的心是相同的。这种矛盾与统一，恰恰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客观要求。为此，我确实费了一些工夫，酝酿构思了一年多，写了4年，改了7遍。我的体会是，无论写何种题材，无论写何种人物，作家都是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匮乏，然后到作品中书写理想。现实生活中英雄的本真不一定被领导和群众欣赏接受，当英雄变成战俘后归来，他便理所当然地被剥夺尊严，这种剥夺不是国家的政治与政策，而是社会世俗观念。于是作品便有了表现的方向，邱梦山与他的战友们的情怀越高尚，遭受的侮辱、践踏越悲惨，要让读者意识到世俗观念的阴暗，还世界以人道。

识真与写真

片面强调作家写作的所指有失偏颇，客观存在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和源泉无可厚非，但作家对客观存在的理解与解读在作品中的反映是意旨。用当下现实社会的“事实之真”来要求作家作品的“文学之真”，显然是文不对题。假如现实充满谎言和虚伪，恰恰是现实生活呈现了匮乏的程度与指数，更需要作家用“文学之真”来解决人们的失落、忧虑，满足他们的愿望。

何谓真？真是什么？是“人之初”？“童心”？“自然”？还是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审美范畴。这样出现了矛盾：思维方式要求作者客观反映现实，而作者写作却是虚构，思维与手法的对立如何在一个具体的作品中统一？我所写的《碑》，主人公邱梦山是当代英雄，但他同时又是当代战争中的战俘，从身份看，他也是一个矛盾体，但他无论是英雄还是战俘，他的人性、他的心是相同的。这种矛盾与统一，恰恰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客观要求。为此，我确实费了一些工夫，酝酿构思了一年多，写了4年，改了7遍。我的体会是，无论写何种题材，无论写何种人物，作家都是到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匮乏，然后到作品中书写理想。现实生活中英雄的本真不一定被领导和群众欣赏接受，当英雄变成战俘后归来，他便理所当然地被剥夺尊严，这种剥夺不是国家的政治与政策，而是社会世俗观念。于是作品便有了表现的方向，邱梦山与他的战友们的情怀越高尚，遭受的侮辱、践踏越悲惨，要让读者意识到世俗观念的阴暗，还世界以人道。

理解了“鸟之恋林”，就不难理解人间的本真。当年我手下的兵李丰山，放弃复员去美国继承爷爷遗产的安排，自告奋勇上誓师大会讲台请战，赴边界参战；我们师篮球队的杜大个子到我宿舍走后门，为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要求赴前线作战；老部队战士刘辉，在朝鲜战场成为“钢铁战士”，名字已刻在志愿军烈士碑上，但他没死，被朝鲜老乡送上火车拉回沈阳治疗后复员，找部队找了30多年才还自己清白；汶川大地震，遵道镇幼儿园瞿万容等3名老师，用身体挡住水泥板，保护身下的儿童，献出了生命；平民司机发现公路桥断，主动停车义务拦车，让别人避免灾难；清洁工捡到数万元巨款主动交还失主等等，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本真的反

应？

人们之所以对现实之真发出质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造假太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现实不能满足人们的一切诉求时，便向往理想的境界，以慰藉人深层的内在祈向、精神寄托和心理追求。文学不关心“事实”怎样，而注重人应该怎样。陶潜笔下的桃花源、曹雪芹虚构的大观园，之所以被人们喜爱，原因就在于此。

一部小说催人泪下，催人泪下的并不是小说所写的事，而是作品中人物的人性之真。人性之真才能让读者阅读时不由自主地被人物所思所言所吸引，进而情不自禁地融入人物的内心情感，与之产生共鸣。构思《碑》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能让读者融进邱梦山的情感世界，我意识到只有写出邱梦山的人性之真，写出他率性做人、率性做事的个性，别无他路。我想，要写邱梦山的人性之真，不在于部队生活中是否真有邱梦山这个人，而在作为军人、作为连长的邱梦山在战前、战中、战后，面对国家和民族、面对领导和部下、面对敌人、面对亲人和战友、面对自己的命运，他应该怎样？他是不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切？

容真与尊重真

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审美范畴中相对立的概念。真与善是美的内容，美是真与善的审美结论；同样假与恶是丑的内容，丑是假与恶的审美结论。没有真就没有美，若是假必定丑，这已成公理。因此，就审美活动的“价值真理”而言，人们对假的深恶痛绝，与对真的渴望追求是相辅相成的；但就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真理”而言，假却天马行空广受欢迎，而真却四处碰壁不被人们接受。

我想大家不会忘记鲁迅先生在《立论》中所记的那件事，前来给满月男孩祝贺的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要做官的，尽管都是谎言，但都很好报